

●LIU ZAI jiYI ZHONG DE ZAOCHEN

仇 智 杰

留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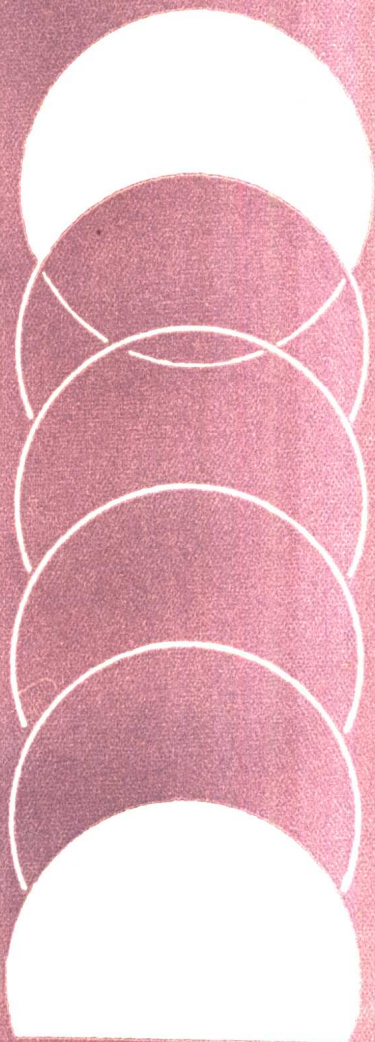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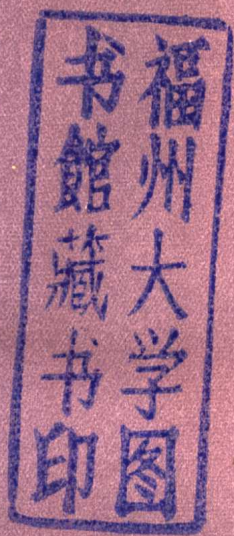
记忆中的早晨

留在记忆中的早晨 ● 花城出版社

仇智杰



留在记忆中的早晨



留在记忆中的早晨

仇 智 杰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 州 市 大 沙 头 四 马 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吉 安 地 区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插页 210,000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90册

书号10261·682 定价1.45元

献给我的同龄人

目 录

深挚的爱 强烈的憎(序) 1

明天…… 7

乍暖还寒 37

秋雨淅沥 67

物换星移 84

春水满了 112

废园 121

晚香玉 138

痰 156

局长今日乔迁 163

风浪 179

大地的主人 187

金色的海滩 197

迎着拂晓的彩霞 204

什么将永远留下 213

动荡的十月之夜 229

留在记忆中的早晨 237

深挚的爱 强烈的憎

杜 埃

因工作关系，广州解放不久便认识了仇智杰同志。广州解放前，她曾参加过反独裁、争民主的地下学生运动和迎接南下大军的革命活动。解放后毕业于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文学部。那时，仇智杰还只是个十几岁的文学爱好者，但她刻苦自学，在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的关怀引导下，五十年代中、后期即已初露头角，不时在华南报刊上发表作品。写的多半是短篇小说，也写散文、报告文学和文艺短评。她的作品字里行间流露出爱人民、爱英雄、爱祖国的真挚感情，笔触细腻，感情深沉，有时还寓有哲理。她总是力图把握时代的脉搏，既揭示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同时也批判现实中某些落后的东西。

作为一位女作家，又一向瘦小体弱，因此，她要克服比别人多得多的困难。但她是个不断追求生活中的光和热的人，在广东五、六十年代出现的一批文学新人中，作为女作家而一

直坚持到今天仍然执笔的，她恐怕是有数的几个之一。诚然，从打倒“四人帮”后到八十年代，广东文坛上有一个可喜现象，涌现出了一批生气勃勃，很有发展前途的女作者。这说明了一个真理：革命的时代造就了一代代新人！

可是，在那噩梦般的“史无前例”运动中，象仇智杰这样一位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热爱党、热爱解放后新生活的女作家，正值她创作力最为旺盛之际，也无一例外地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迫整整搁笔十三年！恢复工作后，她怀着深深的愤懑，拼力去做过去曾经做、而今更坚持着做的辅导业余作者的工作。在这些繁琐工作中她倾注进自己的大量感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她把业余作者们的作品，经过帮助后能够发表视作自己最大的欢欣。她展望明天，希冀于未来。就这样她默默地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为灿烂的年华，岁月消蚀掉她一生中最为宝贵的时光。直到粉碎了“四人帮”，她才在政治和思想上获得解放。她以欣喜的心情，极度的愤懑，再度拿起了荒废十多年的笔，用无法抑制的激动，去控诉“四人帮”残害人民的滔天罪恶，喊出了被压抑、被禁锢的、正直的人们反抗的吼声。集子中的许多文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这个集子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五篇，其中三篇是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专政时期所谓“揪南方党”题材的；第二部分四篇是八十年代的新作；第三部分三篇是写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个历史时期，并从几个侧面反映祖国大地新鲜

事物和欣欣向荣的气象；第四部分四篇是写广州解放前地下学联的活动。

《明天……》写的是一个在白区坚持地下斗争的老干部，在“五七”干校的特定环境下与受命于林彪、江青一伙的专案组斗争的故事，刻画了一位正气凛然的老干部形象，同时鞭挞了当时某些忠实执行“四人帮”旨意而成为鬣狗式人物的丑恶行为，揭露林彪、江青一伙所谓“揪南方党”的一箭双雕的阴谋：既揪捏造出来的所谓“南方党叛徒集团”以便将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打下去，又将矛头对准周恩来同志。“四人帮”之所谓揪南方党其实是妄图把广东各地区的地下党及其武装组织、群众团体及其成员统统一网打尽，扫灭周总理自抗战以来千辛万苦一手建立起来的南方党的所有组织，清除他们梦想在广东另立中央的巨大障碍。虽然作品中所反映的是阴霾密布、黑云压城的特定历史环境，但作者却以昂扬的激情，表现了受迫害的老干部那坚强的向党之心，写他们虽身处逆境，但仍坚信着、期待着灿烂明天的到来。《明天……》是作者停笔十三年后发表的第二个短篇小说，是当时广东最早出现的反映干校生活、揭露“四人帮”揪所谓“南方党叛徒集团”的小说；也是用小说形式公开反对林江一伙制造神化迷信的作品。文章发表后，反应颇为强烈。

《乍暖还寒》写的是所谓落实政策搞得彻底的某县，掌握这项工作的县委书记正是落实政策的最大阻力，他用强迫退休、留尾巴的办法来阻挡老干部出来复职。作品通过记者的眼光，评价了在“四人帮”刚粉碎不久、平反昭雪冤假错

案工作之所以进行迟缓的原因。读者在此不难触摸到作者那颗被激怒了的心。文章歌颂了两位当年在南方党领导下坚持地下斗争的老干部，并对社会上存在着的一些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此文产生的历史背景，正是当时有人公开宣布说全国已基本上完成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的时候。作者怀着满腔的愤怒，面对许多老干部、包括中央许多老同志还蒙受着不白之冤的现实，出于正义而命笔。

《秋雨淅沥》这一篇，作者以饱满的激情，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借口反复辟回潮疯狂迫害文艺战士的罪行，提出了愤怒的控诉。作品通过一位文艺工作者在参加一位被迫害至死的女作家的追悼会上的回忆，追述了这位死者的悲惨遭遇和反抗精神。

以上三篇写的都是有关南方党的问题。作者写时，南方党的冤案还未公开平反，“三种人”不能进入领导班子，也未有作出明文规定。据编辑人员说，这是广东当时采用小说形式接触到南方党问题的仅有的作品。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正确的方针路线和一系列深得人心的政策，进一步拨乱反正，各条战线生机勃勃，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南方党的冤案也得到了解决。现在的情况与上述三篇作品所写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但它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今天读来还有它的意义；它对读者来说，还有温故而知新的作用，可敦促人们时刻要警醒。

《春水满了》、《物换星移》两篇写的是农村题材，前者揭露“四人帮”一伙大批“唯生产力论”，严重破坏农村

生产力所造成的恶果，以及打倒“四人帮”后农村出现的新变化，歌颂了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发展生产的农村基层干部的高尚情操；后者是通过一个山区货郎的双眼，概括地描写了某个山区农村三十年来经过几起几落的折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建国三十多年来，我们在农村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同时讴歌了一位实事求是、勇于献身的农村基层干部的优秀品质。

以上五篇，都是作者在打倒“四人帮”之后不久，利用业余时间重新执笔的新作。可以看出，作者是力图在黑暗中写出光明，以给人信心和力量。

第二部分的《废园》、《晚香玉》、《痰》、《局长今日乔迁》等，是近年新作。作者关注发生在眼前的一些不正常现象，用含蓄的笔法进行批评。

第三部分的《风浪》、《金色的海滩》、《大地的主人》等三篇，分别写于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多少窥见作者当年生活的足迹，她写了五、六十年代时期的青年、儿童、中年人及老年人。写了他们的生活和理想，烦恼和苦闷，渴望与追求。通过不同的环境和各个生活的侧面展示了这些社会主义新型劳动者的思想和品格，歌颂了新中国儿童的勇敢精神。其中有些人物的性格描写，颇为突出，给人留下较深印象。

第四部分作品，主要是写广州解放前地下学生运动的一些片断。作者用深沉的笔触，把我们带回到那血与火、美与丑交织的苦难年代。从时间来看，四篇作品分别反映从一九

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三年解放战争时期中最为动荡与激烈的岁月。从人物来说，描写了在人民革命战争中的年轻新一代。作者热情地讴歌活跃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中几次较大的斗争，深情地描写了四十年代中那些生龙活虎般的同龄人，写了他们的爱情，他们的觉醒、追求和抗争。正如作者在《什么将永远留下》的题记中所写的：“什么将与那丑恶的一切同逝？什么将永远留下来？”是的，作者给我们留下了今天已成为中年人的当年的少男少女们前进的脚印、壮丽的青春和献身的精神。乍看起来，这篇文章与前两组的内容完全迥异。因为它们展示了光明与黑暗的两个截然相反的时代。但是，如果我们读后掩卷思索，则不难看出作者之所以要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联系起来呈献给读者的用心。生活于今天的青年人，难道不需要从中汲取到“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教训？

总的来说，这个集子反映了祖国从黑暗到光明的三十六年生活的若干片断。从中也可以看到作者三十多年所走过的足印。

这个作品是作家的自白，也是作家的心声。请听这位中年女作家沉郁的自白吧。炼狱会使人受熬煎，但却能使人成熟。十年的浩劫，使她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看法更清楚了。作者在这本集子里留下的，可以说是她自己的心迹。这位女作家正是以火热的政治感情，含情脉脉的笔调，娓娓细谈的叙述，倾诉了她对祖国，对人民深挚的爱情。

一九八三年三月七日于从化山间

明天……

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
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集合的号声余音未息，尖厉的哨子声又急促地响了起来。“五七”战士们，男男女女，病残老弱，立即“请”起随时放在枕边的那本小红书，夺门而出，直扑贴有一个特大“忠”字的表忠台。年青的，冲在杂乱人群的前面；年纪大的，也上气不接下气地进行着百米短跑。人们喘着气，按照既定的姿式和方位，毫无表情地进行一种名为“早敬”的祷告活动。他们大声地唱着一支熟悉的歌，然后齐声背诵一篇人人必须熟记如流的祝词。尽管大家都想尽快结束这项枯燥无味的“必修课”，好早点儿把饭填进肚子，但是却又不得不煞有介事地呆在那儿。

昨晚才被解放的张子为，十分“自觉”地站到最后一

排，习惯地低着头，把小红书按到心窝前。当他感觉到人们的手臂在挥动时，就极不协调地、机械地反复叨念着一句话：“我是罪人，我是罪人……”

身旁一个“老五七”急忙用肘子撞了他一下：“喂……”

他如梦初醒，急急举起小红书，正赶上人们念到祝词的最末两句：“……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哄”，队伍散了。

张子为象所有人一样，手中捧着个空搪瓷碗，随着人流，拥进饭堂，领取一份被誉为“万绿丛中一点红”——青菜加南乳——作菜饌的早饭。

“喂，你怎么搞的？”“老五七”追上他，“既不念祝词，又不挥动小红书……吃了豹子胆吗？”

他摇摇头，有点心不在焉地说：“我……还没有习惯。”

“喂？”“老五七”善意地挖苦，“看来你对‘牛队’还挺有感情哟，你还不习惯作‘人’呀？！”

他不置可否地苦笑了一下。确实，在“牛队”里，“牛鬼蛇神”是没有“表忠”的权利的。象这类“五七”战士才有资格参加的“早请示，晚汇报”，在“牛队”叫作“请罪”。他们必须低首垂目，口中默念“请罪”词。至于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军人，以至普通人民群众，男女妇孺，都要每天集合到一定地点，象宗教徒似的，作这些毫无意义的政治游戏，人们是不

敢去想，更不敢去问的。

“老五七”牢骚满腹地说：“本来么，我们下来，是决心在这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谁料有人别有用心，把干校变成惩罚干部的场所，下放干部成了没人要的‘箩底橙’。这难道符合党的干部政策？过去你蹲‘牛队’更不用说，就算当‘五七’佬也没有多少光荣感。我们回省城休假，你猜怎么样？有人给街道居委布置说：许多下放干部放假回来了，大家要提高警惕，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呀。瞧，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回到城里，没油没煤；机关饭堂又不让搭食，一天三餐只好上街‘打游击’……”

张子为淡淡一笑说：“昨天还是‘牛’，今天一下子变成了‘人’，这真是滑稽得很。”

“老五七”哈哈大笑：“这有什么奇怪？这跟昨天是共产党员，一夜之间变成‘牛鬼蛇神’一个道理。据说，这叫作‘革革过命的人的命’。不信？翻开‘万岁本’看看，那副统帅明明是这样说的。”笑着笑着，两滴眼泪，沿着多纹的眼角，滚落下来。“老五七”那有点玩世不恭的笑脸，现出一片愁苦。

张子为脸上掠过一丝凄楚的笑容，不无讥讽地说：“也许，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不可饶恕的‘原罪’。我们这些‘罪恶的灵魂’，只有经过这种宗教仪式的‘洗礼’，才能得到赦免吧。”

“老五七”叹息道：“现在有‘罪’的人，越来越多了，你看王雯，不也成了现行反革命？”

“老五七”说的王雯，张子为是最熟悉的。她是他的老战友卢秉康收养的烈士遗孤。解放前卢秉康是我党南方局在本地区的领导人之一。张子为看着王雯长大，并且培养她成为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卢秉康因外事活动频繁，经常出国，王雯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到张子为家中。“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些“造反派”说她贩卖封、资、修黑货，加上卢秉康被打成“叛徒、特务”，张子为成了“走资派”，她也列入“旧队伍”，下放干校劳动。一个颇有才华、艺术造诣很不错的年青舞蹈家，被派去天天挑泥打砖。有一天，她用旧报纸抄大字报，按规定格式，在那些必须被写得颠三倒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名字上打“×”。没留神有两个“×”刚好打在副统帅和旗手的照片上，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还有人检举：她藏着一只小包包，里面有整中央“文革”首长的黑材料。张子为自然也受到牵连，不过他反正早已列入“另册”，批来斗去弄不出什么新材料，只好说他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老五七”提起王雯的事，张子为自然十分气愤。不过他是个感情深沉的人，过去在白区工作，明明敌人已在后面盯梢追捕，可他面不改色，大摇大摆地迎着而来的特务对烟火，然后坦然走过去。哪怕五雷轰顶，她也处之泰然。此刻，他用惯常的戏谑口吻说：“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现在，只要是‘最最最’的，那么‘最反革命的’也许会成为‘最革命的’了。”话犹未了，便觉背脊被人重重敲了一记。接着，传来“来啦——看碰”的声音。他扭头一看，只见一个披

着用大红大绿塑料布接缝起来的雨披，破竹帽上竖起一绺雉鸡尾式头发的“五七”佬，驮个背包式喷雾器雄赳赳地抢上前来，那模样俨然象个中世纪的欧洲骑士，那绺高翘的头发，恰如插在帽盔上的黑色翎毛。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竟拿喷雾器软管上的铁嘴，在张子为背上猛戳。不远处，有个穿黄大衣的人，正斜着眼左顾右盼。张子为与“老五七”迅速对看了一眼，便不约而同地拿起锦汤匙敲着搪瓷碗，“叮叮当当”地挤到长长的买饭队列去了。

二

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被宣布解放，许多人确实感到突然。因为谁都晓得，两年来他一直被校部专案办列为审查的重点中的重点。而在校部专案办胡副主任眼中，张子为是块又臭又硬的“屎坑石”。

王雯隔离审查后，张子为被多次传讯问话，甚至“踢毽子”、“搓皮球”。对此他早已习以为常，当家常便饭了。这正如当上“牛鬼蛇神”，法定要去干脏活重活一样，岂容有二话的。

前几天，他挑粪水上菜地。那位被“五七”佬暗地里称之为“崔益”（崔炎）的九连连长崔炫，沉着脸喊他到面前，命他立即上校部，因为胡副主任有令要传见。既命“立即”，岂能怠慢？张子为只好连忙把粪担放在路边，扯了两把树桠压住桶口，上校部去了。

校部设在一个高坡上，是一排建造得颇为精致的砖瓦房子，前面是一溜很高的台阶。那是第一批被遣送来这里“改造”的“牛鬼蛇神”们汗水的结晶。前面一排是办公室，后面两排是那些接连“擢升”的主要领导人的宿舍。粉墙红瓦，绿窗框嵌着大玻璃，和匍伏在高坡下那些低矮参差、房顶渗漏的破茅房相比，真是出类拔萃，简直象皇宫一样了。

张子为到了政治处，胡副主任不在。他就在一张大靠背椅上坐下，掏出装烟丝的塑料包，慢悠悠地卷上一支，有滋有味地吸着。

自从六十年代末，他和一群人，莫名其妙地被押上了火车，然后又象沙丁鱼似的，被赶上运煤块的小火车，再背上背包步行十多里，来到这粤北山沟沟以后，这群被群众专政的“牛鬼蛇神”，便成为“不可接触者”，被安置在远离“五七”战士住地的一幢茅屋中。睡的是竹子、杉皮搭成的上下两层通铺，谁在上面翻个身，这床便要“格支格支”的痛苦呻吟一阵，仿佛要马上坍塌。屋子的木柱和泥墙上，一层一叠，糊着标明人名、囚号的纸片。年深日久，已结成寸多厚的“纸板”。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了这栋房屋过去的历史。他们在这每人只有不到两尺宽的可供活动的天地里，各怀心事，默默地送走了两个春秋。繁重的体力劳动，无休无止的训斥吆喝，没完没了的检讨交代，弄得许多人心神不宁，神经麻木。他们将要一辈子“活在干校，死在干校，埋在干校，烂在干校”。幸好，长期的地下斗争生活，养成他不愧不怍，不急不躁，喜欢思考分析的稳重性格。现在，他就